俠義傳

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丁鬟喪命　廳前盜尸

且說馮君衡來至花園忽見迎頭來了個女子却是繡紅心中陡然疑惑起來便問道你到花麽繡紅道小姐派我來掐花兒馮君衡道掐的花兒在那裡繡紅道我到那邊看了花兒尚未開呢因此空手回來你查問我做甚麽這是柳家花園又不是你們馮家的花園用你多管閑事好沒來由呀說罷佯長去了氣的個馮君衡直瞪瞪的一雙賊眼再也對答不出來心中更加疑惑急忙奔至幽齋偏偏雨墨又進內烹茶去了見顏生拿着個字帖兒正要開看猛抬頭見了馮君衡連忙讓坐順

手將字帖兒掖在書內彼此閑談馮君衡道顏大哥可有甚麼淺近的詩書借給我看看呢顏生因他借書便立起身來向書架上找書去了馮君衡便留神見方纔掖在書內字帖兒露着個紙角兒他便輕輕抽出暗暗的袖了及至顏生找了書來急忙接過執手告別回轉書房而來進了書房將書放下便從袖中掏出字兒一看只唬的驚疑不止暗道這還了得險些兒壞了大事原來此字正是前次乳母與小姐商議的定於今晚二鼓在內角門相會私贈銀兩偏偏的被馮賊偷了來了他便暗暗想道今晚他們若相會了小姐一定身許顏生我的姻緣豈不付之流水這便如何是好忽又轉念一想道無妨無妨如今字兒

既落吾手大約顏生恐我識破他决不敢前去我何不於二鼓時假冒顏生儻能到手豈不仍是我的姻緣即便露出馬脚他若不依就拿着此字作個見証就是姑爺知道也是他開門揖盜却也不能奈何於我心中越想此計越妙不由的滿心歡喜恨不得立刻就交二鼓且說金蟬小姐雖則叫繡紅寄柬與顏生他便暗暗打點了私蓄銀兩並首飾衣服到了臨期却派了繡紅挎了包袱銀兩去贈顏生田氏在旁勸道何不小姐親身一往小姐道此事已是越理之舉再要親身前去更失了閨閣體統我是斷斷不肯去的繡紅無奈提了包袱銀兩剛來到角門以外見個人偃僂而來細看形色不是顏生便問道你是誰只聽

那人道我是顏生細聽語音却不對忽見那人向前就要動手繡紅見不是勢頭纔嚷道有賊二字馮君衡着忙急伸手本欲蒙嘴不意蠢夫使的力莽了鬟人小軟弱往後仰面便倒惡賊收手不及撲跌在了鬟身上以至手按在繡紅喉同一掐及至強徒起來了鬟已氣絕身亡將包袱銀兩抛於地上馮賊見了鬟已死急忙提了包袱撿起銀兩包見來竟回書房去了將顏生的扇子並字帖見留於一旁小姐與乳母在樓上提心弔膽等繡紅不見回來好生着急乳母便要到角門一看誰知此時走更之人見了鬟倒斃在角門之外早已稟知員外安人了乳母聽了此信魂飛天外回轉繡閣給小姐送信只見燈籠火把僕夫

了鬟同定員外安人竟奔內角門而來柳洪將燈一照果是小繡紅見他旁邊撂着一把扇子又見那邊地上有個字帖兒連忙俱各檢起打開扇子却是顏生的心中已然不悅又將字帖兒一看登時氣冲牛斗也不言語竟奔小姐的繡閣馮氏不知是何緣故便隨在後面柳洪見了小姐說幹的好事將字帖兒就當面擲去小姐此時已知繡紅已死又見爹爹如此眞是萬箭攢心一時難以分辨惟有痛哭而已虧得馮氏趕到見此光景忙將字帖兒拾起看了一遍說道原來爲着此事員外你好糊塗焉知不是繡紅那丫頭幹的鬼呢他素來筆跡原與女兒一樣女兒現在未出繡閣他却死在角門以外你如何不分皂白就

埋怨女兒來呢只是這顏姑爺既已得了財物爲何又將了鬟掐死呢竟自不知是甚麽意思一句話提醒了柳洪便把一天愁恨俱擱在顏生身上他就連忙寫一張呈子說顏生無故殺害了鬟並不提私贈銀兩之事惟恐與自已名聲不好聽便把顏生送往祥符縣內可憐顏生睡裡夢裡連個影兒也不知幸喜雨墨機靈暗暗打聽明白告訴了顏生顏生聽了他便立了個百折不回的主意且說馮氏安慰小姐叫乳母好生看顧他便回至後邊將機就計在柳洪跟前急力攛掇務將顏生置之死地恰恰又暗合柳洪之心柳洪等候縣尹來相驗了繡紅實是扣喉而死並無別的情形柳洪便咬定牙說是顏生謀害的總要

顏生抵命縣尹回至衙門立刻升堂將顏生帶上堂來仔細一看都是個懦弱書生不像那殺人的凶手便有憐惜他的意思問道顏查散你爲何謀害繡紅從實招上來顏生禀道只因繡紅素來不服呼喚屢屢逆命昨又因他口出不遜一時氣憤難當將他趕至後角門不想剛然扣喉他就倒斃而亡這也是前世冤纏做了今生的孽報望祈老父母早早定案犯人再也無的怨了說罷向上叩頭縣宰見他滿口應承毫無推諉而且情甘認罪決無異詞不由心下爲難暗暗思忖道看此光景決非行凶作惡之人難道他素有瘋顛不成或者其中別有情節礙難吐露他情願就死亦未可知此事本縣倒要細細訪查再行定案

想罷吩咐將顏生帶下去寄監縣官退堂入後自然另有一番思索你道顏生爲何情甘認罪只因他憐念小姐一番好心不料自已粗心失去字帖兒致令繡紅遭此慘禍已然對不過小姐了若再當堂和盤托出豈不敗壞了小姐名節呢莫若自已應承省得小姐出頭露面有傷閨門的風範這便是顏生的一番衷曲他却那裡知道暗中苦了一個雨墨呢且說雨墨從相公被人拿去之後他便暗暗揣了銀兩趕赴縣前悄悄打聽聽說相公滿口應承當堂全認了只唬得他膽裂魂飛淚流滿面後來見顏生入監他便上前苦苦哀求禁子並言有薄敬奉上禁子與牢頭相商明白容他在內服侍相公雨墨便將銀子交付了

牢頭囑托一切俱要看顧牢頭見了白花花一包銀子滿心歡喜滿口應承兩邊見了顏生又痛哭又是抱怨說相公不該應承了此事見顏生微微含笑毫不介意兩盟竟自不知是何緣故誰知此時柳洪那裡俱各知道顏生當堂招認了老賊樂的滿心歡喜彷彿去了一塊大病的一般苦只苦了金蟬小姐一聞此言只道顏生決無生理仔細想來全是自巳將他害了他既無命我豈獨生莫若以死相酬將乳母支出去烹茶他便倚了繡閣投繯自盡身亡及至乳母端了茶來見門戶關閉就知不好便高聲呼喚也不見應再從門縫看時見小姐高高的懸起只唬得他骨軟筋酥踉踉蹌蹌報與員外安人柳洪一聞此言也

就顧不得了先帶領家人奔到樓上打開繡戶上前便把
小姐抱住家人忙上前解了羅帕此時馮氏已然趕到夫
妻二人打諒還可以解救誰知香魂已渺不由的痛哭起
來更加着馮氏數數落落一壁裡哭小姐一壁裡罵柳洪
道都是你這老烏龜老殺才不分青紅皂白生生兒的要
了你的女兒命了那一個剛然送縣這一個就上了吊了
這個名聲傳揚出去纔好聽呢柳洪聽了此言咯噔的把
淚收住道幸虧你提撥我似此事如何辦理哭是小事且
先想個主意要緊馮氏道還有別的甚麼主意嗎只好說
小姐得了個暴病有些不妥先着人悄悄抬個棺材來趁
是預備後事與小姐沖沖喜却暗暗的將小姐盛殮了深

暫在花園廠廳上候過了三朝五日便說小姐因病身亡也就遮了外面的耳目也省得人家談論了柳洪聽了再也想不出別的高主意只好依計而行便囑咐家人搭棺材去儻有人問就說小姐得病甚重爲的是冲冲喜家人領命去不多時便搭了來了悄悄抬至後樓此時馮氏與乳母已將小姐穿戴齊備所有小姐素日惜愛的簪環首飾衣服俱各盛殮了且不下葡便叫家人等暗暗抬至花園廠亭停放員外安人又不敢放聲大哭惟有嗚嗚悲泣而已停放已畢恒恐有人看見便將花園門倒鎖起來所有家人每人賞了四兩銀子以壓口舌誰知家人之中有一人姓牛名喚驢子他爹爹牛三原是柳家的老僕只因

雙目失明柳洪念他出力多年便在花園後門外蓋了三間草房叫他與他兒子並媳婦馬氏一同居住又可以看守花園這日午驢子拿了四兩銀子回來馬氏問道此銀從何而來驢子便將小姐自盡並員外安人定計暫且停放花園廠亭並未下葬的情由說了一偏這四兩銀子便是員外賞的叫我們嚴密此事不可聲張說罷又言小姐的盛殮的東西實在的是不少甚麼鳳頭釵又是甚麼珍珠花翡翠環這個那個說了一套馬氏聞聽便蠢垂涎道可惜了兒的這些好東西你就是沒有胆子你若有膽量到了夜間只隔着一段墻偷偷兒的進去剛說至此只聽那屋中三道媳婦你說的這是甚麼話咱家員外遭了此

事已是不幸人人聽見該當嘆息替他難受怎麽你還要
就執窩兒去偷盜尸首的東西人要天理良心看昭彰報
應要緊驢兒呀驢兒此事是斷斷做不得的老頭兒說罷
恨恨不已誰知牛三剛說話時驢子便對着他女人擺手
兒後來又聽見叫他不可做此事驢子便賭氣子道我知
道他不過是那們說那裡我就做了呢說着話便打手式
叫他女人預備飯自已便打酒去少時酒也有了菜也得
了且不打發牛三吃自已便先喝酒女人一壁服侍一壁
跟着吃却不言語盡打手式到吃喝完了兩口子便將傢
伙歸着起來驢子便在院內找了一把板斧掖在腰間等
到將有二鼓他直奔到花園後門揀了個地勢高聳之處

扳住墻頭縱將上去他便往裡一跳直奔廠廳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僮侍主俠士揮金

且說牛驢子於起更時來至花園扳住墻頭縱身上去他便往裡一跳只聽噗咚一聲自已把自已倒唬了一跳但見樹林中透出月色滿園中花影搖曳彷彿都是人影兒一般毛手毛脚賊頭賊腦他却認得路徑一直竟奔廠亭而來見棺材停放中間猛然想起小姐入殮之時形景不覺從脊梁骨上一陣發麻灌海瑩時頭髮根根倒豎害起怕來又連打了幾個寒噤暗暗說不好我别要不得身子覺軟就坐在廠亭欄桿踏板之上署定了定神回手拔出

板斧心裡想道我此來原爲發財這一上去打開棺蓋財帛便可到手你却怕他怎的這總是自已心虛之過漫說無鬼就是有鬼也不過是閨中弱女有甚麽大本事呢想至此不覺的雄心陡起提了板斧便來到廠亭之上對了棺木一時天良難昧便雙膝跪倒暗暗祝道牛驢子實在是個苦小子今日暫借小姐的簪環衣服一用日後充足了我再多多的給小姐燒些紙錁罷祝畢起來將板斧放下只用雙手從前面托住棺蓋盡力往上一起那棺蓋就離了位了他便往左邊一跨又繞到後邊也是用雙手托住往上一起他却往右邊一跨那材蓋便橫斜在材上纔要動手忽聽暖喲一聲便嚇的他把脖子一縮跑下亭來

格嗒嗒一個整顫半晌還不過氣來又見小姐扎掙起來口中說道多承公公指引便不言語了驢子喘息了喘息想道小姐他會還了魂了又一轉念他縱然還魂正在氣息微弱之時我這上去將他掐住咽喉他依然是死我照舊發財有何不可呢想至此又煞神附體立起身來從者這的就將兩手比着要掐的式樣尚未來到花亭忽有一物飛來正打在左手之上驢子又不敢嚶喲只疼的他咬着牙捧着手在亭下打轉只見從太湖石後來了一人身穿夜行衣服竟奔驢子而來瞧着不好剛然要跑已被那人一個健步趕上就是一腳驢子便跌倒在地口中叫道爺爺饒命那人便將驢子按在地上用刀一幌道我且問

你楷不內死的是誰驢子道是我家小姐可是弔死的那人吃驚道你家小姐如何弔死呢驢子道只因顏生當堂招認了我家小姐就弔死了不知是甚麽緣故只求爺爺饒命那人道你初念貪財還可饒恕後來又生害人之心便是可殺不可留了說道可殺二字刀已落將下來登時驢子入了湯鍋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是改名金懋叔白玉堂自從贈了顏生銀兩之後他便先到祥符縣將柳洪打聽明白已知道此人慳吝必然嫌貧愛富後來打聽顏生到此甚是相安正在歡喜忽聽得顏生被祥符縣拿去甚覺詫異故此黑夜到此打聽個水落石出已知顏生負屈含冤並不知小姐又有自縊之事適纔問了驢子方纔

明白既將驢子殺了又見小姐還魂本欲上前攙扶又要
避盟嫂之嫌疑猛然心生一計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
便高聲嚷道你們小姐還了魂了快來救人吓又向那角
門上噔的一脚連門帶框俱各歪在一邊他却飛身上房
竟奔挑洪住房去了且說巡更之人原是四個前後半夜
倒換這前半夜的二人正在巡更猛聽得有人說小姐還
魂之事又聽得晄嚓一聲響亮二人唬了一跳連忙順着
聲音打着燈籠一照見花園角門連門框俱各歪在一邊
二人作着膽子進了花園趁着月色先往花亭上一看見
棺材竪橫在材上連忙過去細看見小姐坐在棺內閉着
雙睛口內尚在咕噥二人見了悄悄說道誰說不是活了

呢快報員外安人去剛然回身只見那邊有一塊黑忽忽的不知是甚麼打過燈籠一照却是一個人內中有個眼尖的道影計這不是牛驢子麼他如何躺在這裡呢難道昨日停放之後把他落在這裡了又聽那人道這是甚麼稀泥的蹅了我一脚哎喲怎麼他脖子上有個口子呢敢則是被人殺了快快報與員外說小姐還魂了柳洪聽了即刻叫開角門馮氏也連忙起來喚齊僕婦丫鬟俱往花園而來誰知乳母田氏一聞此言預先跑來扶着小姐呼喚只聽小姐嘟噥道多承公公指引叫奴家何以報答柳洪馮氏見了小姐果然活了不勝歡喜大家攙扶出來田氏轉身背負着小姐僕婦幫扶左右圍隨一直來到繡閣

安放妥協又灌薑湯少許漸漸的甦醒過來容小姐靜一靜定定神止於乳毋田氏與安人小了鬟等在左右看顧柳洪就慢慢的下樓去了只見更夫仍在樓門之外伺候柳洪便道你二人還不巡更在此作甚二人道等着員外回話還有一宗事呢柳洪道還有甚麽事呢不是要討賞麽二人道討賞忙甚麽呢咱們花園躺着一個死人呢柳洪聞聽大驚道如何有死人呢二人道員外隨我們看看就知道了不是生人却是個熟人柳洪跟定更夫進了花園來至花亭更夫舉起燈籠照着柳洪見滿地是血戰戰兢兢看了多時道這不是牛驢子嗎他如何被人殺了呢又見棺蓋橫着旁邊又有一把板斧猛然省悟道別是他

前來開棺盜尸罷如何棺蓋横過來呢更夫說道員外爺想的不錯只是他被何人殺死呢難道也見小姐活了他自已抹了脖子柳洪無奈只得派人看守準備報官相驗先叫人找了地保來告訴他此事地保道日前揩死了一個丫鬟尚未結案如今又殺了一個家人所有這些喜慶事情全出在尊府此事就說不得了只好員外爺辛苦辛苦同我走一遭柳洪知道是故意的拿捏只是進內取些銀兩給他們就完了不料來至套間屋內見銀櫃的鎖頭落地櫃蓋已開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查對散碎銀兩俱各未動單單整封銀兩短了十封心內這一陣難受又不是疼又不是癢竟不知如何是好發了會子怔叫了鬟去

請安人一面平了一兩六錢有零的銀算是二兩央求地保呈報地保得了銀子自己去了柳洪急回身來至屋內不覺淚下馮氏便問叫我有甚麽事女兒活了應該喜歡爲何反倒哭起來了呢莫不成牛驢子死了你心疼他嗎柳洪道那盜尸賊我心疼他做甚麽馮氏道既不爲此你哭甚麽柳洪便將銀子失去十封的話說了一偏因爲心疼銀子不覺淚流這如今意欲報官故此請你來商議商議馮氏聽了也覺一驚後來聽柳洪說要報官連說不可不可現在咱們家有兩宗人命的大案尚未完結如今爲丢銀子又去報官別的都不遺失單單的丢了十封銀子這不是提官府的醒兒嗎可見咱家積畜多金他若往盜

裡一問只怕再花上十封也未必能結案依我說這十封銀子只好忍個肚子疼算是丟了罷林洪聽了此言深爲有理只得罷了不過一時時掛着心繫子怪疼的且說馬氏攛掇丈夫前去盜尸以爲手到成功不想呆呆的等了一夜未見回來看看的天已發曉不由的埋怨道這王八蛋好生可惡他不虧我指引明路教他發財如今得了手且不回家又不知填還那個小媽兒去了少時他瞎爹若問起來又該無故嘮叨正在自言自語埋怨忽聽有人敲門道牛三哥牛三哥婦人答道是誰呀這們早就來叫門說罷將門開了一看原來是撿糞的李二李二見馬氏便道姪兒媳婦你煩惱吓馬氏聽了啐道呸大清早起的

也不嫌個喪氣這是怎麼說呢李二說敢則是喪氣你們驢子叫人殺了怎麼不喪氣牛三已在屋內聽見便接言道李老二你進屋裡來告訴明白了我這是一件事情李二便進屋內見了牛三說告訴哥哥說驢子姪兒不知爲何被人殺死在那邊花園子裡了你們員外報官了少時就要來相驗呢牛三道好呀你們幹的好事呀有報應沒有昨日那們攔你們你們不聽到底兒遭了報了這不叫員外受累嗎李老二你拉了我去等着官府來了我攔驗就是了這不是嗎我的兒子既死了我那兒婦是斷不能守的莫若叫他回娘家去罷這纔應了俗語兒哥驢的朝頭馬的朝西說着話拿了明仗叫李二拉着他竟奔員外

宅裡來見了柳洪便將要攔驗的話說了柳洪甚是歡喜又教導了好些話那個說的那個說不的怎麽具結領尸編派停當又將裝小姐的棺木挪在閒屋算是爲他買的壽木及至官府到來牛三攔驗情願具結領尸官府細問情由方准所呈不必細表且說顏生在監多虧了雨墨服侍不至受苦自從那日過下堂來至今並未提審竟不知定了案不會反覺得心神不定忽見牢頭將雨墨叫將出來在獄神廟前便發話道小夥子你今見得出去了我不能只是替你兢驚兒再者你們相公今兒晚上也該叫他受用受用了雨墨見不是話頭便道賈大叔可憐我家相公負屈含冤望大叔將就將就賈牢頭道我們早已可憐

過了我們若遇見都像你們這樣打官司我們都餓死了
你打諒裡裡外外費用輕呢就是你那點子銀子一供兒
就結了俗語說衙門的錢下水的船這總要錢了現你總
得想個主意纔好呢難道你們相公就沒個朋友嗎兩墨
哭道我們從遠方投親而來這裡如何有相知呢沒奈何
還是求大叔可憐我們相公纔好賈牢頭道你那是白說
我倒有個主意你們相公有個親戚他不是財主嗎你為
甚不弄他的錢呢兩墨流淚道那是我家相公對頭他如
何肯資助呢賈牢頭道不是那們說你與相公商量商量
怎麼想個法子將他的親戚咬出來我們弄他的銀錢好
照應你們相公呵是這麼個主意兩墨搖頭道這個主意

却難只怕我家相公做不出來罷賈牢頭道旣如此你会兒就出去直不准你在這裡再要見他如此神情心中好生爲難急得淚流滿面痛哭不止恨不得跪在地下哀求忽見監門口有人叫賈頭兒賈頭兒快來喲賈牢頭道是了我這裡說話呢那人又道你快來有話說賈牢頭道甚麽事這們忙難道弄出錢來我一人使喚也是大家夥兒分那外面說話的乃是禁子吳頭兒他便問道你又毆辦誰呢賈牢頭道就是顏查散的小童兒吳頭兒道噯喲我的太爺你怎麽惹他呢人家的照應到了此人姓白剛纔上衙門口略一點染就是一百兩呀少時就進來了你快快好好兒的預備着伺候着罷牢頭聽了連忙回身見雨

墨還在那裡哭呢連忙上前道老雨呢你怎麼不禁喔呢說說笑笑嗷嗷嘔嘔這有甚麼呢你怎麼就認起真來我問問你你家相公可有個姓白的朋友嗎雨墨道並沒有姓白的賈牢頭道你藏奸你還惱着我呢我告訴你如今外面有個姓白的瞧你們相公來了說話間只見該值的頭目陪看一人進來頭帶武生巾身穿月白花氅內襯一件桃紅襯袍足登官靴另有一番英雄氣概雨墨看了狠像金相公却不敢認只聽那武生叫道雨墨你敢則也在此麼好孩子眞正難爲你雨墨聽了此言不覺的落下淚來連忙上前叅見[illegible]誰說不是金相公呢暗暗忖道如何連音也改了呢他却那裡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白

五爺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裡不知雨墨如何回
答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攔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且說白玉堂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裡賈牢頭不
容雨墨答言他便說顏相公在這單間屋內都是小人們
伺候白五爺道好你們用心服侍我自有賞賜賈牢頭連
連答應幾個是此時雨墨已然告訴了顏生白五爺來至
屋內見顏生蓬頭垢面雖無刑具加身已然形容憔悴連
忙上前執手道仁兄如何遭此冤枉說至此聲音有些慘
切誰知顏生他却毫不動念便說道愚兄愧見賢弟賢
弟到此何幹哪白五爺見顏生並無憂愁哭泣之狀惟有

羞容滿面心中暗暗點頭誇道顏生眞乃英雄也便問此事因何而起顏生道賢弟問他怎麽白玉堂道你我知己弟兄非泛泛可比難道仁兄還瞞着小弟不成顏生無奈只得說道此事皆是愚兄之過便將繡紅寄柬愚兄並未看明柬上是何言詞因有人來便將柬兒放在書內誰知此柬遺失到了夜間就生出此事柳洪便將愚兄呈送本縣後來虧得雨墨暗暗打聽方知是小姐一片苦心全是爲顧愚兄愚兄自恨遺失柬約釀成禍端兄若不應承難道還攀扯閨閣弱質壞他的清白愚兄惟有一死而已白玉堂聽了顏生之言頗覺有理復轉念一想道仁兄知恩報恩令已成人原是大丈夫所爲獨不念老伯母在家懸

忿乎一句話却把顏生的傷心招起不由的淚如雨下半晌說道事成不改命中所造大料難逃這也是前世冤孽今生報應奈何奈何愚兄死後望賢弟照看家母兄在九泉之下亦得瞑目說罷痛哭不止雨墨在旁亦落淚白玉堂道何至如此仁兄且自寬心凡事還要再思雖則爲人亦當爲已聞得開封府包相斷事如神何不到那裡去伸訴呢顏生道賢弟此言差矣此事非是官府屈打成招的乃是兄自行承認的又何必向包公那裡分辨去呢白玉堂道仁兄雖如此說小弟惟恐本縣詳文若到開封只怕包相就不容仁兄招認了那時又當如何顏生道書云匹夫不可奪志也况愚兄平白玉堂見顏生毫無回轉之心

他便另有個算計了便叫雨墨將禁子牢頭叫進來雨墨剛然來到院中只見禁子牢頭正在那裡喊喊喳喳指手畫脚忽見雨墨出來便有二人迎將上來道老爺呀有甚麼吩咐的嗎雨墨道白老爺請你二人呢二人聽得此話便狗顛屁股垂兒似的跑向前來白五爺叫伴當拿出四封銀子對他二人說道這是銀子四封賞你二人一封俵散衆人一封餘下二封便是伺候顔相公的從此後顔相公一切事體全是你二人照管倘有不到之處我若聞知却是不依你們的二人屈膝謝賞滿口應承白五爺又對顔生道這裡諸事妥協小弟要借雨墨隨我幾日不知仁兄叫他去否顔生道他也在此無事況此處俱已安置妥

協愚兄也用他不着賢弟只管將他帶去誰知兩壘早已
領會白五爺之意便欣然即辭了顏生跟隨白五爺出了
監中到了無人之處兩壘便問白五爺道老爺將小人帶
出監來莫非叫小人瞞着我家相公上開封府呈控麼一
句話問的白五爺滿心歡喜道怪哉怪哉你小小年紀竟
有如此聰明真正罕有我原有此意但不知你敢去不敢
去兩壘道小人若不敢去也就不問了自從那日我家相
公招承之後小人就要上京內開封府控告去只因監內
無人伺候故此躭延至今今日又見老爺話語之中提撥
我家相公我家相公毫不省悟故此方纔老爺一說要借
小人跟隨幾天小人就明白了是為着此事白五爺哈哈

大笑道我的意思竟被你猜着了我告訴你你相公八了情慮了一時也化解不開須到開封府告去方能打破迷關你明日就到開封府就把你家相公無故招承認罪原由申訴一番包公自有斷法我在暗中給你安置安置大約你家相公就可脫了此災了說罷便叫伴當給他十兩銀子兩墨道老爺前次賞過兩個錁子小人還沒使呢老爺改日再賞罷再者小人告狀去腰間也不好多帶銀子白五爺點頭道你說的也是你今日就往開封府去在附近處住下明日好去伸冤兩墨連連稱是竟奔開封府去了誰知就是此夜開封府出了一件詭異的事包公每日五更上朝包興李才預備伺候一切冠帶袍服茶水羹湯

俱各停當只等包公一呼喚便諸事齊整二人正在靜候忽聽包公咳嗽包興連忙執燈掀起簾子來至裡屋內剛要將燈往桌上一放不覺駭目驚心失聲道哎喲包公在帳子內便問道甚麽事包興道這是那裡來的刀刀吓包公聽見急披衣坐起撩起帳子一看果見是明晃晃的一把鋼刀横在桌上刀下還壓着柬帖兒便叫包興將柬帖拿來我看包興將柬帖從刀下抽出持着燈遞給相爺一看見上面有四個大字寫着顔查散寃包公忖度了一會不解其意只得淨面穿衣且自上朝俟散朝後再慢慢的訪查到了朝中諸事已完便乘轎而回剛至衙門只見從人叢中跑出個小孩子來在轎旁跪倒口稱寃枉却好

王朝走到將他獲住包公轎至公堂落下轎立刻升堂便叫帶那小孩子該班的傳出此事王朝正在角門外問雨墨的名姓忽聽叫帶小孩子王朝囑附道見了相爺不要害怕不可胡說雨墨道多承老爺教導王朝進了角門將雨墨帶上堂去雨墨便跪到向上叩頭包公問道那小孩子叫甚麼名字爲着何事訴上來雨墨道小人名叫雨墨乃武進縣人只因同我家主人到祥符縣投親包公道你主人叫甚麼名字雨墨道姓顏名查散包公聽了顏查散三字暗暗道原來果有顏查散便問道投在甚麼人家雨墨道就是雙星橋柳員外家這員外名叫柳洪他是小主人的姑夫誰知小主人的姑母三年前就死了此時却是

續娶的馮氏妾人只因柳洪膝下有個姑娘名柳金蟬是從小兒就許與我家相公爲妻小人的主人原奉母命前來投親一來在此讀書預備明年科考二來又爲的是完姻誰知柳洪將我主僕二人留花花園居住敢則是他不懷好意住了纔四天那日靑早便有本縣的衙役前來把我主人拿去了說我主人無故的將小姐的了鬟繡紅掐死在內角門以外回相爺小人與小人的主人時刻不離左右小人的主人並未出花園的書齋如何會在內角門掐死了了鬟呢不想小人的主人被縣裡拿去剛過頭一堂就滿口應承說是自已將了鬟掐死情願抵命不知是甚麽緣故因此小人到相爺臺前懇求相爺與小小人的

主人作主說罷復又叩頭包公聽了沉吟半晌便問道你家相公既與柳洪是親戚想來出入是不避的了雨墨道柳洪為人極其固執漫說別人就是這個續娶的馮氏也未容我家主人相見主僕在那裡四五天盡在花園書齋居住所有飯食茶水俱是小人進內自取並未派人服侍狠不像待親戚的道理菜裡頭連一點兒肉星也沒有包公又問道你可知道小姐那裡除了繡紅還有幾個丫頭呢雨墨道聽得說小姐那裡就只一個丫鬟繡紅還有個乳母田氏這個乳母却是個好人包公忙問道怎見得雨墨道小人進內取茶飯時他就向小人說園子空落你們主僕在那裡居住須要小心恐有不測之事依我說莫若

過一兩天你們還是離了此處好不想果然就遭了此事了包公暗暗的躊躇道莫非乳母曉得其中原委呢何不如此如此看是如何想罷便叫將雨墨帶下去就在班房聽候立刻吩咐差役將柳洪並他家乳母田氏分別傳來不許串供又吩咐到祥符縣提顏查散到府聽審包公暫退堂用飯畢正要歇息只見傳柳洪的差役回來稟道柳洪到案老爺吩附伺候升堂將柳洪帶上堂來問道顏查散是你甚麼人柳洪道是小老兒的內姪包公道他來此作甚麼來了柳洪道他在小老兒家讀書爲的是明年科考包公道聞聽得他與你女兒自幼聯姻可是有的麼柳洪暗暗的納悶道怨不得人說包公斷事如神我家裡事

他如何知道呢至此無奈只得說道是從小兒定下的婚姻他此來一則爲讀書預備科考二則爲完姻包公道你可曾將他留下柳洪道留他在小老兒家居住包公道你家了頭嬌紅可是服侍你女兒的麼柳洪道是從小兒跟過小女兒極其聰明又會寫又會算實實死的可惜包公道爲何死的柳洪道就是被顏查散扣喉而死包公道甚麼時候死的死於某處柳洪道及至小老兒知道已有二鼓之半却是死在丙角門以外包公聽罷將驚堂木一拍道我把你這老狗滿口胡說方纔你說及至你知道的時節已有二鼓之半自然是你的家人報與你知道的你並未親眼看見是誰掐死的如何就知是顏查散相害這明

明是你嫌貧愛富將了鬟掐死有意誣賴顏生你還敢在本閣跟前支吾麽柳洪見包公動怒連忙叩頭道相爺請息怒容小老兒細細的說了鬟被人掐死小老兒原也不知是誰掐死的只因死屍之旁落下一把扇子却是顏生的名款因此纔知道是顏生所害說罷復又叩頭包公聽了思想了半晌如此看來定是顏生作下不才之事了又見差役回道乳母田氏傳到包公吽把柳洪帶下去即將田氏帶上堂來田氏那裡見過這樣堂威已然嚇得魂不附體渾身抖衣而戰包公問道你就是柳金蟬的乳母麽田氏道婆子便是包公道了鬟繡紅爲何死的從實說來田氏到了此時那敢撒謊便把如何聽見我家員外要

人私語要害顏生自已如何與小姐商議要救顏生如何叫繡紅私贈顏生銀兩誰知顏姑爺得了財物不知何故竟將繡紅掐死了偏偏的又落下一把扇子連那個字帖兒我家員外見了氣的了不得就把顏姑爺送了縣了誰知我家的小姐就上了吊了包公聽至此不覺愕然道怎麽柳金蟬竟自死了麽田氏道死了之後又活了包公又問道如何又會活了呢田氏道皆因我家員外要入商量此事說道顏姑爺是頭一天進了監第二天姑娘就吊死了況且又是未過門之女這要是吵嚷出去這個名聲兒不好聽的因此就說是小姐病的要死買戶棺材來冲一冲却悄悄的把小姐裝殮了停放後花園內厰亭上誰知

半夜裡有人瞧說你們小姐還了魂了大家夥兒聽見了連忙過去一看誰說不是活了呢棺材蓋也横過來了小姐在棺材裡坐着呢包公道棺材蓋如何會横過來呢田氏道聽說是宅內的下人牛驢子偷偷見盜尸去他見小姐活了不知怎麽他又抹了脖子了包公聽畢暗暗思想道可惜金蟬一番節烈竟被無意的顏生辜負了可恨顏生既得財物又將繡紅掐死其爲人的品行就不問可知了如何又有寄柬留刀之事並有小童雨墨替他伸冤呢想至此便叫帶雨墨去右邊將雨墨帶上堂來包公把驚堂木一拍道好狗才你小小年紀竟敢大膽蒙混本閣該當何罪雨墨見包公動怒便向上叩頭道小人句句是實

話焉敢蒙混相爺包公一聲斷喝你這狗才就該掌嘴你說你主人並未離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講不知雨墨回答甚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九回　鍘斬君衡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且說包公一聲斷喝呸你這狗才就該掌嘴你說你主人並未離了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雨墨道相爺若說扇子其中有個情節只因柳洪內姪名叫馮君衡就是現在馮氏安人的姪兒那一天合我主人談詩對對子後來他要我主人扇子瞧瞧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寫我家主人不肯寫他不依他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他說寫得了再換相爺不信打發人取來現時仍在馮

筒內插着那把次姑龍冬嗆的扇子就是馮君衡的小人斷不敢撒謊忽見包公哈哈大笑兩壁只當包公聽見這次姑龍冬澹藥了呢他那裡知道包公因剛出扇子的根由心中早已明白此事不由哈哈大笑十分暢快立刻出籤捉拿馮君衡到案此時祥符縣已將顏查散解到包公便吽將田氏帶下去吽兩壁跪在一旁將顏生的招狀看了一遍已然看出破綻不由暗暗笑道一個情願甘心抵命一個以死相酬自盡他二人也堪稱爲義夫節婦了便吽帶顏查散顏生此時鐲鐐加身來至堂上一眼看見兩壁心中納悶道他到此何幹左右上來去了刑具顏生跪倒包公道顏查散抬起頭來顏查散仰起面來包公見他

雖然蓬頭垢面却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便問你如何將繡紅搯死顏生便將在縣內口供一字不改訴將上去包公點了點頭道繡紅也眞正的可惡你是柳洪的親戚又是客居他家他竟敢不服呼喚口出不遜無怪你憤恨我且問你你是甚麽時候出了書齋由何路徑到內角門甚麽時候搯死繡紅他死於何處講顏生聽包公問到此處竟不能答暗暗的道好利害好利害我何嘗搯死繡紅不過是恐金蟬出頭露面名節攸關故此我纔招認搯死繡紅如今相爺細細的審問何時出了書齋由何路徑到內角門我如何說得出來正在爲難之際忽聽雨墨在旁與道相公此時還不說明眞個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懸念麽

顏生一聞此言觸動肝腑又是着急又慚愧不覺淚流滿面向上叩頭道犯人實實罪該萬死惟求相爺筆下超生說罷痛哭不止包公道還有一事問你柳金蟬既已寄柬與你你爲何不去是何緣故顏生哭道嗳呀相爺呵千錯萬錯在此處那日繡紅送柬之後犯人剛然要看恰値馮君衡前來借書犯人便將此柬夾在案頭書內誰知馮君衡去後遍尋不見再也無有犯人並不知柬中是何言詞如何知道有內角門之約呢包公聽了便覺了然只見差役回道馮君衡拿到包公便叫顏生主僕下去立刻帶馮君衡上堂包公見他兎耳鸞腮蛇眉鼠眼已知是不良之輩把驚堂木一拍道馮君衡快將假名盜財因姦致命從

實招來左右道聲催嚇講講馮君衡道沒有甚麼招的
包公道請大刑左右將三根木望堂上一擲馮君衡害怕
只得口吐實情將如何換扇如何盜來如何二更之時拿
了扇束肩名前去只因繡紅要嚷如何將他扣喉而死又
如何撕下扇束提了包袱銀兩回轉書房從頭至尾述說
一遍包公聞明叫他畫了供立刻請御刑王馬張趙將狗
頭鍘抬來還是照舊章程登時將馮君衡鍘了丹墀之下
只嚇得柳洪田氏以及顏生主僕誰敢仰視剛將尸首打
掃完畢御刑仍然安放堂上忽聽包公道帶柳洪這一聲
把個柳洪嚇得膽裂魂飛筋酥骨軟好容易扎掙爬至公
堂之上包公道我把你這老狗顏生受害金蟬懸樑繡紅

遭害驢子被殺以及馮君衡遭刑全由你這老狗嫌貧愛富的起見致令生者死者死而復生者受此大害今將你廢於鍘下大概不委屈你罷柳洪聽了叩頭碰地道實在不屈望相爺開天地之恩饒恕小老兒改過自新以贖前愆包公道你既知要贖罪聽本閣吩咐今將顏生交付與你就在你家攻書所有一切費用你要好好看待俟明年科考之後中與不中即便畢姻倘顏查散稍有疎虞我便把你拿來仍然廢於鍘下你敢應麼柳洪道小老兒願意小老兒願意包公便將顏查散雨墨叫上堂來道你讀書要明大義爲何失大義而全小節便非志士乃係腐儒自今以後必須改過務要好好讀書揀日期將窗課送來本

閒與你看視僥得寸進庶不負兩壘一片爲主之心就是平素之間也要將他好好看待顏生向上叩頭道謹遵台命三個人又從新向上叩頭柳洪攙了顏生的手顏生攙了兩壘手又是歡喜又是傷心下了丹墀同了田氏一齊回家去了此案已結包公退堂來至書房便叫包興請展護衛你道展爺幾時回來的他却來在顏查散白玉堂之先只因騰不出筆來不能敘寫事有緩急況顏生之案是一氣的文字再也間斷不得如何還有工夫提展爺呢如今顏查散之案已完必須要說一番展爺自從救了老僕忠福之後那夜便提到家中見了展忠將茉花村比劍聯姻之事述說一回彼此換劍作了定禮便將湛盧寶劍合

他看了展忠滿心歡喜展爺又告訴他現在開封府有一件緊要之事故此連夜趕回家中必須早赴東京展忠道作皇家官理應報効朝廷家中之事全有老奴照管爺自請放心展爺便叫伴當收拾行李備馬立刻起程竟奔開封府而來及至到了開封府便先見了公孫先生與王馬張趙等却不提白玉堂來京不過略問了問一向有甚麼事故沒有大家俱言無事又問展爺道大哥原告兩個月的假如何恁早回來展爺道回家祭掃完了在家無事莫若早些回來省得臨期匆忙也就遮掩過去他却參見了相爺暗暗將白玉堂之事回了包公聽了吩咐嚴加防範設法擒拿展爺退回公所自有眾人與他接風撢塵一連

熱鬧了幾天展爺却每夜防範並不見甚麼動靜不想由顏查散案中生出寄柬留刀之事包公雖然疑心尚未知賬實如今此案已經斷明果係顏查散寃應了柬上之言包公想起留刀之人退堂後來至書房便請展爺展爺隨着包興進了書房參見包公包公便提起寄柬留刀之人行踪詭密令人可疑護衛須要嚴加防範纔好展爺道卑職前日聽見主管包興述說此事也就有些疑心這明是給顏查散辦寃暗裡却是透信撥與卑職想留刀之人總是白玉堂了卑職且與公孫策計議去包公點頭展爺退出來至公所已然秉上燈燭大家擺上酒飯彼此就坐公孫先生便問展爺道相爺請吾兄有何見諭展爺道相爺為

寄柬留刀之事叫大家防範些王朝道此事原爲替顏查散明兒如今既已斷明顏生已歸柳家去了此時又何必防甚麽呢展爺此時却不能不告訴眾人白玉堂來京找尋之事便將在茉花村比劍聯姻後至蘆花蕩方知白玉堂進京來找御猫故此弟兄二人聞此言就急急趕來張龍道原來大哥定了親了還瞞着我們呢恐怕兄弟們要喝大哥的喜酒如今既已說出來明日是要加倍罰的馬漢道喝酒是小事但不知錦毛鼠是怎麽個人展爺道此人姓白名玉堂乃五義之中的朋友趙虎道甚麽五義小弟不明白展爺便將陷空島的眾人說出又將綽號兒說與眾人聽了公孫先生在旁聽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來

我大哥却是要與大哥合氣的展爺道他與我素無仇隙與我合甚麽氣呢公孫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們五人號稱五鼠你那號稱御猫焉有猫兒不捕鼠之理這明是嗔大哥號稱御猫之故所以知道他要與大哥合氣展爺道賢弟所說似乎有理但我這御猫乃聖上所賜非是劣兄主意稱猫要欺壓朋友他若真個為此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從此後不稱御猫也未為不可衆人尚未答言惟趙虎正在豪飲之間聽見展爺說出此話他却有些不服氣拿着酒杯立起身來道大哥你老素昔膽量過人今日何自餒如此這御猫二字乃聖上所賜如何改得儻若是那個甚麽白糖咧黑糖咧他不來便罷他若來時我燒一壺

開開的水把他沖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濁氣展爺連忙擺手說四弟悄言豈不聞窗外有耳剛說至此只聽拍的一聲從外面飛進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趙虎擎的那個酒杯之上只聽噹啷啷一聲將酒杯打了個粉碎趙爺唬了一跳衆人無不驚駭只見展爺早已出席將槅扇虛掩回身復又將燈吹滅便把外衣脫下裡面却是早已結束停當的暗暗的將寶劍拿在手中却把槅扇假做一開只聽拍的一聲又是一物打在槅扇上展爺這纔把槅扇一開這着勁一伏身竄將出去只覺得迎面一股寒風颼的就是一刀展爺將劍扁着往上一迎隨招隨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見來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腳步伶俐

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二人也不言語惟聽刀劍之聲叮噹亂響展爺不過招架並不還手見他刀刀逼緊門路精奇南俠暗暗喝采又想道這朋友好不知進退我讓着你不肯傷你又何必趕盡殺絕難道我還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寶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鶴唳長空勢用力往上一削只聽嗆的一聲那人的刀已分爲兩段不敢進步只見他將身一縱已上了墻頭展爺一躍身也跟上去那人却上了耳房展爺又躍身而上及至到了耳房那人却上了大堂的上房展爺趕至大堂房上那人一伏身越過脊去展爺不敢緊追恐有暗器却退了幾步從這邊房脊剛要越過瞥見眼前一道紅光忙說不

好把頭一低剛躲過面門却把頭巾打落那物落在房上咕嚕嚕滾將下去方知是個石子原來夜行人另有一番眼力能暗中視物雖不真切却能分别最怕猛然火光一亮反覺眼前一黑猶如黑天在燈光之下乍從屋內來必須略站片時方覺眼前光亮些展爺方纔覺眼前有火光亮一幌已知那人必有暗器趕緊把頭一低所以將頭巾打落要是些微力笨點的不是打在面門之上重點打下房來咧此時展爺再往春的那邊一望那人早已去了此際公所之內王馬張趙帶領差役熠燿火把各執器械俱從角門繞過遍處搜查那裡有個人影兒呢惟有愣爺趙虎怪叫吆喝一路亂嚷展爺已從房上下來找着頭巾同

到公所連忙穿了衣服與公孫先生來找包興恰遇包興奉了相爺之命來請二人二人即便隨同包興一同來至書房參見了包公便說方纔與那人交手情形未能拿獲實卑職之過包公道黑夜之間焉能一戰成功據我想來惟恐他別生枝葉那時更難拿獲倒要大費週折呢又囑附了一番闔署務要小心展爺與公孫先生連連答應二人退出來至公所大家計議惟有趙虎噘着嘴再也不言語了自此夜之後却也無甚動靜惟有小心而已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回　忠烈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且說陷空島盧家莊那鑽天鼠盧方自從白玉堂離莊後

來將有兩月未見回來又無音信甚是放心不下每日裡唉聲嘆氣坐臥不安連飲食俱各減了雖有韓徐蔣三人勸慰無奈盧方實心忠厚再也解釋不開一日兄弟四人同聚於待客廳上盧方道自我弟兄結拜以來朝夕相聚何等快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好事逞　務必要與甚麽御猫較量至今去了兩月有餘未見回來劣兄好生放心不下四爺蔣平道五弟未免過於心高氣傲而且不服人勸小弟前次略略說了幾句險些兒與我反目據我看來惟恐五弟將來要從這上頭受害呢徐慶道四弟再休提起那日要不是你說他他如何會私自賭氣走了呢全是你多嘴的不好那有你三哥也不會說話也不勸他的好

呢盧方見徐慶抱怨蔣平惟恐他二人分爭起來便道事已至此別的暫且不必提了只是五弟此去儻有疎虞那時怎了劣兄意欲親赴東京尋找尋找不知衆位賢弟以爲如何蔣平道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旣是小弟多言惹氣去了莫若小弟去尋他回來就是了韓彰道四弟是斷然去不得的蔣平道却是爲何韓彰道五弟這一去必要與姓展的分個上下儻若得了上風那還罷了他若拜了下風再想起你的前言爲何還肯回來你是斷去不得的徐慶接言道待小弟前去如何盧方聽了却不言語知道徐慶爲人粗魯是個渾愣他這一去不但不能找回五弟巧咧到要闖出事來韓彰見盧方不語心中早已明白了

便道三弟要去待劣兄與你同去如何盧方聽韓彰要與
徐慶同去方答言道若得二弟同去劣兄稍覺放心蔣平
道此事因我起見如何二哥三哥辛苦小弟到安逸呢莫
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盧方也不等韓彰徐慶說便
答言道若是四弟同去劣兄更覺放心明日就與三位賢
弟餞行便了忽見莊丁進來禀道外面有鳳陽府柳家莊
柳員外求見盧方聽了便問道此係何人蔣平道弟知此
人他乃金頭大歲甘豹的徒弟姓柳名青綽號白面判官
不知他來此爲着何事盧方道三位賢弟且先廻避待劣
兄見他看是如何吩咐莊丁快請盧方也就迎了出去同
了莊丁進來見他身量却不高大衣服甚是鮮明白馥馥

一張面皮暗含着惡煞纍纍暴着環睛明露着鬼計多端彼此相見各通姓名盧方便執手讓至待客廳上就坐獻茶盧爺便問道久仰芳名未能奉請今蒙降臨有屈台駕不知有何見教敢乞明示柳青道小弟此來不爲別事只因仰慕盧兄行俠尚義故此斗膽前來殊覺冒昧大約說出此事决不見責只因敝處太守孫珍乃兵馬司孫榮之子却是太師龐吉之外孫此人淫慾貪婪剝削民脂造惡多端罄難書述刻下爲與龐吉慶壽他備得松景八盆其中暗藏黃金千兩以爲趨奉獻媚之資小弟打聽得眞實意欲將此金刼下非是小弟貪愛此金因敝處連年荒旱即以此金賣了價買糧米賑濟以抒民困奈弟獨力難成故

此不辭跋涉仰望盧兄幫助是幸盧方聽了便道弟蝸居山莊原是本分人家雖有微名並非要結而得至行刼竊取之事更不是我盧方所爲是下此來竟自徒勞本欲款留盤桓幾日惟恐有悞足下正事反爲不美莫若是下早早另爲打算說罷一執手道請了柳青聽盧方之言只羞的滿面通紅把個白面判官竟成了紅面判官了暗道眞乃聞名不如見面原來盧方是這等人如此看來義在那裡我柳青來的不是路了站起身來也說一個請字頭也不回竟出門去了誰知莊門卻是兩個相連只見那邊莊門出來了一個莊丁迎頭攔住道柳員外暫停貴步我們三位員外到了柳青回頭一看只見三個人自那邊過來

仔細留神見三個人高矮不等胖瘦不一各具一種豪俠氣槪柳青只得止步問道你家大員外既已拒絕於我三位又係何人請言其詳蔣平向前道柳兄不認得小弟了麽小弟蔣平指着二爺三爺道此是我二哥韓彰此是我三哥徐慶柳青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請了說罷回身就走蔣平趕上前說道柳兄不要如此方纔之事弟等皆知非是俺大哥見義不爲只因這些日子心緒不定無暇及此誠非有意拒絕尊兄望乞海涵弟等情願替大哥陪罪說罷就是一揖柳青見蔣平和容悅色殷勤勸慰只得止步轉身道小弟原是仰慕衆兄的義氣干雲故不辭跋涉而來不料令兄竟如此固執使小弟好生的慚愧二爺韓

彰道實是大兄長心中有事言語梗直多有得罪柳兄不
要介懷弟等請柳兄在這邊一敘徐慶道有話不必在此
敘談咱們且到那邊再說不遲柳青只得轉步進了那邊
莊門也有五間客廳韓爺將柳青讓至上面三人陪坐莊
丁獻茶蔣平又問了一番鳳陽太守貪贓受賄剝削民膏
的過惡又問柳兄既有此舉但不知用何計策柳青道弟
有師傅的蒙汗藥斷魂香到了臨期只須如此如此便可
成功蔣爺韓爺點了點頭惟有徐爺鼓掌大笑連說好計
好計大家歡喜蔣爺又對韓徐二位道二位哥哥在此陪
着柳兄小弟還要到大哥那邊一看此事須要瞞着大哥
如今你我俱在這邊惟恐工夫大了大哥又要煩悶莫若

小弟去到那裡只說二哥三哥在這裡打點行裝小弟在那裡陪着大哥二位兄長在此陪着柳兄麻平兩個韓爺道四弟所言甚是你就過那邊去罷徐慶道還是四弟有算計快去快去蔣爺別了柳青與盧方解悶去了這裡柳青便問道盧兄為着何事煩惱韓爺道吱說起此事來全是五弟任性胡為柳青道可是呀方纔盧兄提白五兄進京去了不知為着何事韓彰道聽得東京有個號稱御猫性展的是老五氣他不過特特前去會他不想兩月有餘毫無信息因此大哥又是思念又是着急柳青聽至此嘆道原來盧兄特為五弟不耐煩這樣愛友的朋友小弟幾乎錯怪了然而大哥與其徒思無益何不前去找尋找尋

呢徐慶道何嘗不是呢原是俺要去找老五偏偏的二哥四弟要與俺同去若非他二人就擱此時俺也走了五六十里路了韓爺道雖則躭延程途幸喜柳兄前來明日正好同往一來爲尋五弟二來又可暗辦此事豈不是兩全其美麽柳兄道既如此二位兄長就打點行裝小弟在前途恭候看得盧兄看見又要生疑韓爺道到此焉有不待酒飯之理柳青笑道你我非酒肉朋友吃喝是小事還是在前途恭候的爲是說罷立起身來韓爺徐慶也不强留定準了時刻地方執手告別韓徐二人送了柳青去後也到這邊來見了盧方却不提柳青之事到了次日盧方預備了送行的酒席兄弟四人吃喝已畢盧方又囑咐了許

多的言語方將三人送出莊門親看他們去了立了多時纔轉身回去他三人趲步向前竟赴柳青的約會去了他等只顧討取孫珍的壽禮未免耽延時日不想白玉堂此時在東京鬧下出類拔萃的亂子來了自從開封府冒夜與南俠比試之後悄悄回到旅店暗暗思忖道我看姓展的本領果然不差當初我在苗家集曾遇夜行之人至今耿耿在心今見他步法形景頗似當初所見之人莫非苗家集遇見的就是此人若真是他則是我意中朋友再者南俠稱猫之號原不是他出於本心乃是聖上所賜聖上只知他的技藝巧於猫如何能彀知道我錦毛鼠的本領呢我旣到了東京何不到皇宮內走走儻有機緣略略施

展施展一來使當今知道我白玉堂二來也顯顯我們陷空島的人物三來我做的事聖上知道必交開封府既交到開封府再沒有不叫南俠出頭的那時我再設個計策將他誆入陷空島実落他一場是猫兒捕了耗子還是耗子咬了猫縱然罪犯天條斧鉞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虛生一世那怕從此傾生也可以名傳天下但只一件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穩便待我明日我個狠好的去處隱了身體那時叫他們望風捕影也知道姓白的利害他既横了心立下此志就不顧甚麼紀律了單說內苑萬代壽山有總管姓郭名安他乃郭槐之姪自從郭槐遭誅之後他也不想想所做之事該剮不該剮他却自具一偏之見每每

暗想道當初咱叔叔謀害儲君偏偏的被陳林救出以致久後事犯被戮細細想來全是陳林之過必是有意與郭門作對再者當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總管尚且被他治倒置之死地何況如今他是都堂我是總管儻或想起前仇咱家如何逃出他的手心裡呢以大壓小更是容易怎麼想個法子將他害了一來與叔叔報仇二來也免得每日耽心一日晚間正然思想只見小太監何常喜端了茶來雙手捧至郭安面前郭安接茶慢飲這何太監年紀不過十五六歲極其伶俐郭安素來最喜歡他他見郭安默默不語如有所思便知必有心事又不敢問只得搭訕着說道前日兩前茶你老人家喝着沒味兒今日奴婢特向

都堂那裡合夥伴們尋一瓶上用的龍井茶來給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壺兒你老人家喝着這個如何郭安道也還罷了只是以後你到少要往都堂那邊去他那裡黑心人多你小孩子家懂的甚麽萬一叫他們害了豈不白白把個小命送了麽何常喜聽了暗暗輾轉道聽他之言語內有因他別與都堂有甚麽拉攏罷我何不就棍打腿探探呢便道敢則是這們着喝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導奴婢那裡知道呢但只一件他們是上司衙門往往的揑個短兒拿個錯兒你老人家還擔的起若是奴婢那裡擱的住呢一來年輕二來又不懂事時常去到那裡叔叔長大爺短合他們鬼混明是討他們好兒暗裡却是打聽他們的事

情就是他們安着壞心也不過仗着都堂的威勢欺人罷了郭安聽了猛然心內一動便道你常去可聽見他們有甚麼事沒有呢何常喜道却倒沒有聽見甚麼事就是昨日奴婢尋茶去見他們拿着一匣人參說是聖上賞都堂的因為都堂有了年紀神虛氣喘嗽声不止未免是當初操勞太過如今百病趁虛而入因此賞參要加上別的藥味配甚麼藥酒每日早晚喝些最是消除百病益壽延年郭安聞聽不覺發恨道他還要益壽延年恨不能他立刻傾生方消我心頭之恨不知郭安怎生謀害陳林且聽下回分解